

俄语词义结构中的使役关系类型*

蔡 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使役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语言功能-语义范畴,它反映着相互作用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使役关系的题元性质和动词的分类范畴出发,观照使役关系的具体类型,有助于提高词义描写的精度,修正以往过于笼统的词义描写方式。

关键词: 使役关系; 可控性; 题元; 分类范畴

中图分类号: 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35-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10

The Types of Causative Relations i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Lexemes in the Russian Language

Cai Hu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Causative relationship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function — semantic category, which reflects the causal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ive things. Exploring the types of causative relations through taking into account features of thematic and taxonomic categories of verbs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semantic description and to correct the too general description pattern in the past.

Key words: causative relations; controllability; thematic; taxonomic category of verbs

1 引言

使役关系(кауза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是普遍存在的语言功能-语义范畴,是当代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建立在客观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反映其中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役性表现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并包含在每一个语言中,区别只在表现方式。语言学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使役理论,对使役动词的定义和分类也存在不少分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斯拉夫语言中(包括俄语),使役动词在形式上没有统一的标志,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使役动词的研究难度(Дадужева 2011: 76)。本文在借鉴俄罗斯学者使役研究思想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使役关系类型进行阐释,同时修正某些传统观点的不足之处。

2 使役动词的界定

使役动词是指词义结构中包含使役关系的动词(使役要素只是词义结构中的建构要素),如 открыть(打开),построить(гараж)(建造停车场),нести(арбуз)(搬走西瓜)等;与纯使役动词(собственно-кауза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不同,后者只表使役关系,使役是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语义要素,如 вызвать(导致,引起),заставить(使,让)(Падучева 1994: 1-16)。

Wierzbicka(1980)持广义的使役概念观,她认为,使役动词不仅包括像 накормить(供养)和 убить(打死)这样的派生及物动词,也包括像 есть(吃),копать(挖)这样的初始及物动词,甚至还包括根本不具有及物性的动词,例如 встать(站立),сесть(坐下),如果考虑到 встать(站立)隐含深层客体,встать = “让自己的肢体做出一定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家帕杜娃动态语义学思想研究”(13BY164)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地铁文化建设成就对人文北京建设的启示”(14WYB017)的阶段性成果。

的姿势”那么 накормить(供养) 和 встать(站立) 之间的区别就消解了。因此, 使役关系能够囊括相当数量的动词。

近年来的词典研究表明, 使役关系在词义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意义 \leftrightarrow 篇章”模式下的俄语动词释义中, 使役关系是被笼统地用一个自创出来的词来表征的——каузировать, 借自英语 cause(引起, 导致)。例如, расширить X 被释义为“каузировать X стать шире”(使 X 变宽), сообщить Y-у, что X = “каузировать Y-а знать, что X”(让 Y 知道 X)。但是, 这样的概括不免忽略了使役关系的多样性, 不利于词义的精确描写。众所周知, 使役关系有多种类型, 有意愿的和非意愿的, 完全可控的和部分可控的, 直接使役和间接使役之分。那么,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 有没有必要区分出这些类型? 如果有, 如何在词典释义中将不同的使役关系类型体现出来呢?

3 使役关系的题元性质

Падучева 的研究显示, 使役关系中的题元类型只能是情景(事件, 事物的状态) 或事实(Падучева 1994: 2)。使役者不能由人来担当, 即便句法层面上表行为的使役动词主语表人, 但是在语义层面(释义) 上, 使役者也将是这个人的活动(Wierbicka 1980), 例如, 主语表人时:

① Жон убил < намеренно > комара(约翰 < 有意 > 打死了一只蚊子) = “约翰的活动导致蚊子不能存活”。

这里, “约翰”并不是使役者, 而是“约翰”的行为, 其目的是让“蚊子”不再存活。释义中的使役者要素是范畴性质的, 它是所有行为动词的共同要素, 表示动词 убить(打死) 属行为范畴, 其目的是让客体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

如果物体做使役动词的主语, 那么它的现实使役者同样不是物体本身, 而是有它参与的事件或性能。例如:

② Бант украсил платье(蝴蝶结点缀了连衣裙) = Бант пришел в контакт с платьем, и это вызвало то, что платье стало красивее。(蝴蝶结与连衣裙产生连接后, 使连衣裙变漂亮了)

这里“蝴蝶结”并不能完成点缀“连衣裙”的事件, 它本身并不能充当使役者, 而是使役者把它别在连衣裙上的行为, 产生了美的效果。

4 使役关系与分类范畴

使役关系与动词分类范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分类范畴包括行为、活动、过程、事变、状态等等(蔡晖 2009: 85)。动词的分类范畴不同, 释义方式也不同, 同一范畴类别动词的释义方式是一致的。Падучева 认为, 使役动词的释义方式从根本上取决于使役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题元类型(Падучева 1994: 3)。

我们比较一下带有行为动词①和带有事变动词②的释义:

① Иван напомнил мне, что пора уходить。(伊万提醒我该走了。)

使役者 | 主体有目的的行为

使 | 引起(это привело)

同目的吻合的结果 | 出现了状态: 客体产生的念头是“该走了”

② Бой часов напомнил мне, что пора уходить。(钟鸣声提醒我该走了。)

使役者 | 发生了事件: 钟响了

使 | 导致(это вызвало)

后果 | 出现了状态: 客体产生的念头是“该走了”

例①②之间存在两种对立关系: 第一, 使役者性质不同, 主语的分类类别不同。例①的使役者是有目的的主体的行为, 例②中的使役者是事件(事变)。表现在释义中, 前者是主动引起(это привело), 后者是被动导致(это вызвало); 第二, 结果的性质不同。虽然使役结局(каузируемое) 相同“客体该走了”, 但性质不同, 例①使役结局是情景使役者的诉求, 是行为或活动主体期望的结果, 而例②不存在目的主体。

因此, 行为类动词表现的是可控类使役关系, 事变类动词表现的是不可控类使役关系。此外, 过程类动词表现的也是不可控类使役关系, 正如是否有意识区分了活动和过程范畴。例如:

③ Вод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ливают мостовую。(水慢慢淹没路面。)

④ Ряска затягивает пруд。(浮萍盖满池塘。)

因此, 使役关系的首要语义对立类型是, 不可控的非意愿类使役 Vs 可控的意愿类使役。

5 使役关系的类型

5.1 非意愿类使役(不可控类使役)

不言而喻, 意愿类使役和非意愿类使役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为可控性和不可控性之间的对立, 其区别首先表现在第一题元, 不可控类使役的动词范畴为事变和非能动过程, 使役关系的第一题元(使役者) 是事件或状态。可控类使役动词的使役者是主体有目的的活动。除此之外, 在释义方式中, 事变的使役结局是后果(последствие) 不是行为主体的意愿所求; 而行为动词的使役结局是同主体目的相吻合的结果(результат)。

在动词释义中, 不可控类使役关系首先表现在动词主语(第一题元) 一般为非表人词语, 不具备能动性。主语或者表示情景, 如例①, 或者表示事实或自然现象, 如例②。

① а. Его появление меня удивило。(他的出现让我

吃惊。)

b. Бой часов напомнил мне, что пора уходить.
(钟鸣声提醒我该走了。)

c. Звонок в дверь меня разбудил. (敲门声惊醒了我。)

② a. Твоя таблетка меня успокоила. (你的药片让我镇静了下来。)

b. Ветер усыпал мой стол лепестками черешни.
(风将樱花瓣吹撒在我的桌上。)

c. Вода залила луга. (水淹没了草原。)

例①中动词的分类范畴是事变,例②中动词分类范畴是过程(有界限的使役用法)。

此外,表人词语也可以充当不可控类使役动词的主语,但语义上有严格的限制,这样的动词可以分为以下3类:

(1) 事变类动词,包括 скончаться(逝世), лишиться(失去), погибнуть(牺牲), вспомнить(<偶然>想起), найти(<偶然>找到)。这时主体没有主动发出任何行为,他只是事件的被动参与者。这种情况下,使役关系似乎位于背景中,因为使役者不充当主语,而是处于边缘的非必备题元。

(2) 事变类动词,包括 упасть(跌倒), ошибиться(犯错), споткнуться(绊倒), уронить(掉落),它们表示主体在实施某种行为或活动中发生了意外,“意外”正是使役者,并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意外(或事件)往往会给主体或第三方带来损失。这种不可控类使役关系的释义往往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

| 主体在实施某一有目的的行为(或者主体实施某一行为)

| 主体身上发生了某一事件,导致了与行为目的不吻合的后果

在这里,“主体实施某一行为”要素并不是使役者,而是位于释义中的特殊地带“初始情景交代”(экспозиция)。如同其他不可控类使役动词,使役结局不是结果,而是后果。例如,Вы уронили кошелек(您的钱包掉了)中对 уронить(掉落)的释义方式是:

初始情景交代 1 | 客体具有附着点;主体与客体处于联接状态

初始情景交代 2 | 主体在实施某一有目的的行为/主体实施某一行为

使役者 | 主体身上发生了某件事

使 | 这引起

后果 | 客体失去附着点并向下坠落

对第二类动词的释义应该补充的要素是“主体应该对造成的意外损失承担责任”(尽管是无心之过),该要素不包含在第一类动词中。将“意外损失”要素纳入释义的

理由还有:以反义动词(自然意义相近的动词)为例,一个表示主体并不情愿的失败,另一个表示成功,它们属于不同的分类范畴,前者属带有行为主体的事变,后者属于强调结果的行为,而“承担意外损失”成为区分反义词的重要因素。例如:проиграть(事变:输)— выиграть(达成:赢), промахнуться(事变:没有打中)— попасть <в цель>(达成:击中目标)。

类似于 убить(打死), отомстить(报复)这类表示主体有意给人带来损害或损失的动词就不包括“意外损失”要素,它们是主体有目的的行为。

(3) 第三类非意愿类使役动词包含的类别比较丰富,既包括行为动词,也包括带有行为主体的事变动词。通常事变意义出现在行为或带有主体的事件中(对客体产生了一定后果),并伴有意外损失,这类动词主要包括:破坏类动词,如 сломать(折断), разрушить(破坏);变形类动词,如 разбить(摔碎), порвать(扯破), порезать(割伤)(切到手), разрезать(划破),表示姿势的变化,如 опрокинуть(撞倒)。

在实际使用中,总是能根据句子的上下文来判断动词用于哪个意义,表示行为还是事变。例如③a是非意愿类使役,③b是意愿类使役。

③ a. Ты усыпал весь пол крошками. (你把面包屑洒了一地。)

b. Она усыпала могилу цветами. (她把鲜花洒在坟前。)

5.2 意愿类使役(可控类使役)

“可控类使役”要素包含在主体(人或动物)有目的的行为中,再比如 открыть окно(开窗), свить гнездо(筑巢)表示完全可控类使役。在释义中,可控类使役关系借助于动词 привести(相对于完成体动词)和 вести(相对于未完成体动词)来表达。我们来比较一下 разбудить在用于行为(表达意愿类使役关系)和事变(表达非意愿类使役关系)时的释义方式:

④ Отец разбудил ребенка. [行为](父亲叫醒了小孩。)

разбудить(行为) =

初始情景交代 | 客体处于睡眠中

使役者 | 主体有目的的行为

使 | 引起(привело)

结果与目的吻合 | 状态出现: 客体醒了;

⑤ Шум в коридоре разбудил ребенка. [事件](走廊上的喧哗声惊醒了小孩。)

разбудить(事变) =

初始情景交代 | 客体处于睡眠中

使役者 | 发生了事件

使 | 导致(вызвало)

后果 | 状态出现: 客体醒了。

在“意思⇌文本”释义模式中没有区分出可控类使役关系和不可控类使役关系。Апресян 将类似于 порвать (撕碎 - 扯破) ,разбудить(唤醒 - 惊醒) 这类动词的意愿类和非意愿类使役意义归结为言语中的不确定用法(Апресян 1974: 176 - 177) 。实际上, 这两类意义之间存在着内在规律性, 如上例中表事变的非意愿类用法和表行为的意愿类用法并存在一个动词中。如果把意愿类和非意愿类使役用法算作这类动词的意义, 就会发现大量的多义词, 且具有规律性多义。而在原则上, 如果能够为有规律的多义性找到有效且有代表性的衍生方式的话, 就应该纳入词典的描写中。与此同时, 将行为、事变、非能动过程区别开有助于我们概括出大量有价值的词位表层运作(搭配能力等) 规律(蔡晖 2011: 66) 。

首先, 表示行为的完成体动词相应的未完成体动词通常允许用作当下 - 持续意义, 而事变类动词根本不可能用于当下 - 持续意义。例如, 表达行为的 разбудить 的未完成体 будить 可以表示当下 - 持续意义: Отец мигом разбудил его(父亲很快叫醒了他) — будить полчаса(叫了半小时); 但表示事变的 разбудить 的未完成体 будить 则不可能表示当下 - 持续意义。

其次, 意愿类行为范畴动词才有可能表示概括事实意义(Падучева 1991) 。所以, 在⑥a 中, 动词不带句重音是可行的, 表概括事实意义; 而在⑥b 中, 上下文要求对动词做非意愿不可控意义阐释, 用于‘存在’意义时才有可能被解释, 就要求动词上带句重音。

⑥ a. Я оставлял вещи в гардеробе < пока мы ходили по музею > . (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时, 我把东西放在了存衣室。)

b. Я оставлял вещи в электричке <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однажды > . (我至少有一次把东西忘在了电气火车上。)

第三, 意愿类和非意愿类使役有不同的语义题元组成。“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 作为语义题元只可能出现在意愿类行为动词中, 所以, 表示意愿类行为意义的动词才有“工具”配价, 而在非意愿类动词中则没有, 如例⑦; 同理, “材料”(Средство) 题元也只能出现在意愿类使役动词中, 非意愿类使役动词则没有(Булыгина 1980: 342) , 如例⑧。

⑦ a. порвать нитку зубами(用牙把线咬断)

b. порвать платье о гвоздь(裙子被钉子扯破了)

⑧ a. Каренин загородил собой Анну. (卡列宁用身体挡住了安娜。)

b. * Камень загородил собой вход. (* 一块巨石用自己挡住了入口。)(应该是: Камень загородил вход) (一块巨石挡住了入口)

⑧a 中, загородил(挡住) 表示行为, 而它的施事可以用自己的身躯作为独特的“材料”题元; 而在⑧b 中, 主体不是施事, 动词就不能有“材料”题元, 反身代词也就不允许使用。

因此, 释义中应当区分为行为类使役和事变类使役, 或至少也应该明示出动词实现这两种意义的可能性。根据使役者对情景的控制程度还可以将行为动词划分为部分控制类和完全控制类。其中部分控制使役关系主要表现在意动动词和驱动动词中。

5.21 意动动词

意动动词的语义特点是, 由未完成体动词表示的行为发出了, 但主体对结果付不了责任, 像 закрыть(关闭) , построить(建成) 这类动词表示主体可以做到对客体的完全控制, 而 решить задачу(解出习题) , уговорить(说服) , поймать(抓住) 这类动词的语义同时包含客体以某种方式对行为主体的“抗拒”要素。如果主体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一定意味着他为此付出了努力, 任务得以完成。他的活动应该被视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努力”, 这些动词应该包含“目的难于达成”要素, 表示部分可控使役关系。

这种带有“力求”(试图, 吃力) 要素的动词在体学中被称为意动动词(конатив, 来自拉丁语 conatus) , 它们的语言运作的特点是, 对这些动词的否定并不意味着行为“没有完成”, 而是“努力了, 但没有成功”, 如例⑨, 所以, не убедил = “劝了, 但没有劝动”。但 не вылил 不表示“倒了, 没有倒出来”, 而表示“没有倒完”, 因为 вылить 不是意动动词, 所以“倒了, 但没有倒出来”需要借助语言的表层结构来表达(хотел выливать, но не удалось) , 而不是内在的词汇语义结构。

⑨ не решил ⊃ решал (“没有解决”蕴涵“试图解决的努力”)

не добился ⊃ добивался (“没有达到”蕴涵“试图达到的努力”)

не дождался ⊃ дожидался (“没有等到”蕴涵“等过”)

не поймал ⊃ ловил (“没有抓住”蕴涵“试图抓住的努力”)

例⑨中完成体动词目的未达成蕴含着主体为此付出了努力(由未完成体动词表示) 。

未完成体动词的这种意动用法是斯拉夫语言的一个特点, 它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力求”要素经常需要显性的词汇或句法手段表达。例如俄语和英语的对比:

⑩ a. Решал, решал, и не решил(算了半天, 没算出来/尝试了许多解决办法, 也没有搞定)

b. Solved, solved, but not decided.

这样的动词还包括 доказать(证实) (Апресян 1980: 64) 和 внушить(劝导) , выбрать(选出) , выяснить(查明) , отгадать(猜出) , отыскать(找到) , убедить(使信

服), уберечь (保护), уговорить (说服) (Гловинская 1982: 90)。

意动动词与一般行为动词的语义区别是,完成体动词释义中包含的语义要素“主体有目的的行为”是预设,“达到目的”要素是陈说,陈说是句子的信息焦点,是断言部分,而预设是词义中不受否定的要素,例如,考没考上大学都意味着去参加考试了,解没解出习题都意味着有过运算的活动,这样的动词还有: не сдал (экзамен) (考试没过), не поступил (в институт) (没上成大学), не обогнал (没追上), не достал (没弄到), не вспомнил (没想起来), не подобрал (没选出来), не отличил (没识别出), не соблазнил (没诱感到), не сбил (没打下)等等。而一般行为动词的语义要素“主体有目的的行为”则不是预设,对该要素的否定,意味着动作没有完结,如例⑪ не написал письмо 表示“没有写完信”,没有达至动作的界限,而不表示“写了,但没写出来”。这种区别也能在语义层面上找到依据,意动动词的释义中包含“目的难于达成”要素。

⑪ Он не написал письмо. (他没有写完信。)

俄语中,表达非完全可控使役关系的意动动词与表达完全可控使役关系的“同步积效”动词(глаголы с накоплением эффекта)对立,后者目的的达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体的活动产生了在客体中的渐进过程,并与主体活动同步,当客体中的过程达到自己的界限后,主体的活动停止,并构成主体活动的目的,如 покрасить крышу (给屋顶刷漆), спилить доску (锯木板), забить гвоздь (钉钉子)。

所以,一般可控类使役(同步积效动词)与部分可控类使役(意动动词)相对立。在释义中这种对立表现在使役关系第二题元中是否包含要素“客体中的过程与主体的活动同步”。

5.22 驱动动词

驱动动词(глагол каузации импульсом)是另一种不完全可控类动词,表示“主体的活动”仅在于启动客体的过程,但并不像积效动词一样,过程与主体活动同步,而是相反,客体中的过程恰好是在主体动作停止的瞬间开始,也就是主体只是启动过程,然后从情景中退出。所有这些动词都带有远期目的:启动客体的过程是主体的近期目的,而达至终点是远期目的。驱动动词包含有 толкать (推), стрелять (射击), бросать (扔), посылать (寄出), отправлять (派出)。例如,

⑫ Джон бросил в Билла яблоком. (约翰把苹果向比尔掷去。)

“约翰”完成了目的在于击中“比尔”的行为,但 бросил (扔,投)仅仅表示主体投掷行为的完结,却不表明行为能够达到它的远期目的(击中比尔),也就是不表明是否达到与目的相符的结果。

убить (打死), отравить (毒死)这类词也能表示驱动行为,在行为的过程中,主体的活动不是在达到目的后停止,也是启动客体中的过程,而客体中的过程是在未来终止,未完成体动词很难具有当下-持续意义。(Падучева 1992: 72)

因此,非同步过程的使役关系(驱动动词)是不完全可控的(关于不完全可控的分类,详见 Зализняк 1992)。

5.3 保障类使役

瞬间动词中可以划分出一类特殊的使役关系——保障类使役(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ая каузация),对立于一般的可控类使役。这类动词的语义特点是:行为和结果之间的使役关系接近同一,同说话目的吻合的结果通过话语说出的事实本身直接达成,也就是说出一句话就是在施行某种行为。这种使役关系类型包含在施为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只能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与一般可控类动词不同,保障类使役表示的行为没有“尝试无效”要素,也就是只要做(说)了,就肯定能成功,因而这类使役关系是有担保的。因此,不能说* сообщал, но не сообщил,这是这类动词的非寻常特征。

通过言语行为担保的使役关系语义受到严格限制。说话人需要:(1)影响听话人的信念。说话人需要明示自己的思想或意愿,让人信服,确信。例如 утверждать (使……确信)。(2)影响听话人的认知状态。例如, сообщить = “让人知道”。(3)影响听话人的道义状态。例如 разрешить/запретить = “让听话人转入允许/禁止状态”这里主体的“使役”权力依据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特殊的社会关系。(4)影响说话人的感知状态。例如 показать (给……看)用于表达瞬间意义。(5)影响听话人的意愿状态。例如 попросить (请求), потребовать (要求)表示“借助言语驱使对方做事”。

施为动词使役关系的保障性同样可以来自于它的题元特征。说出带有动词的第一人称用法的句子就是实现言语行为的条件。

保障类使役还包含在表示主体对自己内心状态产生影响的动词释义中:(1)改变自己的意愿,如 выбрать (选出), решить (做出决定), предпочесть (倾向于), счесть (认为), передумать (改变主意);(2)改变自己的感受状态,如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想象), вообразить (想象), увидеть (看见);(3)改变自己的认知状态,例如 догадаться (猜到), узнать (Я тебя сразу узнал) (我立刻认出了你);(4)改变自己的道义状态,例如 пообещать (承诺,保证)。

5.4 心理使役/物理使役

心理使役(психическая каузация)是与物理使役(механическая каузация)对立的一个类别,物理使役会对客体产生物理状态或性质的变化,以上所举动词基本上都属物理类使役;心理使役是对人的心理、情绪、情感

产生影响,它包括 испугать(吓唬) обрадовать(使……高兴) огорчить(使……伤心) ,разгневать(使……大怒) ,расстроить(使……沮丧)等词语,动词的主体仍然不是表人名词,而是情景,包括事件,状态,过程,诸如 отъезд(出发) вялость(萎靡不振) шум(喧闹)等,或者是有关情景的信息: известие(消息) замечание(意见)等,因而这些动词多属事变范畴,属于非意愿的不可控类使役。例如:

⑬ Эта новость меня огорчила。(这消息让我很伤心。)

⑭ Шум в коридоре меня испугал。(走廊里的吵闹声吓了我一跳。)

5.5 直接使役/间接使役

直接使役和间接使役在俄语中的表现不具典型性,它们在英语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Wierbicka 1988)。例如:

⑮ Я сшила себе юбку。(我给自己织了一条短裙。)

这句话既可以表示直接使役“主体亲手给自己织短裙”,也就是主体的物理行为直接作用在客体上;也可以表示间接使役“主体让别人给她织短裙”,也就是主体让别人完成这一物理行为)。这种对立关系能够产生有规律的多义性,也就是具有派生的间接使役意义(Апресян 1974: 209),但在俄语中这种多义性的能产性和复现能力都很弱,它在词典研究领域具备一定的价值。

6 结束语

以上我们研究了使役关系的各种对立类型,总结如下:根据行为的可控性/不可控性之间的对立,可以分为意愿类使役和非意愿类使役;根据控制的强弱,意愿类使役又可以分为完全可控类使役和部分可控类使役;部分可控类使役又可以分为意动类使役(包含“力求”要素)和驱动类使役(主体只是启动客体的运动);根据是否有“尝试无效”要素,保障类使役对立于一一般可控类使役;根据作用的内外部世界可以分为物理使役和心理使役;根据使役行为与被使役情景在时空上是否统一,可以分为直接使役和间接使役。

本文只是阐释了与使役关系题元有联系的对立关系,众多对立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词义描写过程中应该观照

这种多样性。词义(或词位)之间的区别还取决于使役关系在词义结构中所占位置:中心(使役者是主语)还是边缘(使役者是边缘题元)。各种意义上的差别还可能来自于使役动词体的对立,这一问题我们留待今后加以讨论。

参考文献

- 蔡 晖. 词义研究的参数化[J]. 外语学刊, 2009(1).
- 蔡 晖. Е. В. Падучева 词义动态模式研究特色与创新价值系列研究[J]. 外语学刊, 2010(5).
- 蔡 晖. 多义词研究的崭新视角——Е. В. Падучева 词义动态模式系列研究之二[J]. 外语学刊, 2011(4).
- Wierbicka, A. *Lingua Mentalis* [M]. Sydney: Acad. Press, 1980.
- Wierbicka, A. *The Semantics of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8.
- Апресян Ю. 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M]. М.: Наука, 1974.
- Булыгина Т. В.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категории и их связи [A].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С]. М.: Наука, 1980.
- Гловинская М. 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видовых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й [M]. М.: Наука, 1982.
- Дадуева Е. А.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каузативных глаголов [J]. Вестник СибГУТИ, 2011(5).
- Зализняк Анна А.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 ситуации в языке и в жизни [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одели действия [С]. М.: Наука, 1992.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К семантике не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вид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общефактическое и ак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1(6).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Глаголы действия: толкование и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 [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одели действия [С]. М.: Наука, 1992.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Типы каузати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лексемы [J]. *Russian Linguistics*, 1994(1).

定稿日期: 2016-04-07

【责任编辑 李洪儒】